

斯坦福教授謝曉澤

美國斯坦福大學藝術及藝術史系終身教授謝曉澤，從1990年代中後期已在諸多美術館舉辦過數十場個人展覽。其作品被休斯頓美術館、斯科茨代爾當代藝術館等收藏；榮獲瓊米切爾基金會畫家和雕塑家獎（2013

年）、波洛克-克拉斯納基金會獎（2003年）的藝術家，然而，他卻幾乎沒怎麼來過香港。藉今年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展會，謝曉澤個展「謝曉澤：知識的考古學」終於與香港觀眾見面。●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蔣湖

拿起畫筆 回歸書桌

謝曉澤的創作看似只從圖書館的靜靜一角出發，卻在動靜聲色中關聯到深遠的歷史、現實和文化心理。

完成訪談後，謝曉澤就在人頭湧動的灣仔街頭，拖着行李箱與記者告別。再過幾天，他將出現在大洋東岸斯坦福大學的教室，給學生們上一周兩次的素描課。謝教授何其幸運，能在穿越了東方與西方、喧鬧與孤獨後，拿起畫筆，回歸一張平靜的書桌。

這位一直保持寫詩習慣的藝術家，分享了一首4年前的詩作《火災後的圖書館》：「像幽暗的種子，埋入圖土中的詞語必將發芽，必將長成樹木/從不見天日的地窖，到狂歡的廣場/飛動的書是火光中綻放的花朵。」謝教授心中應該一直都埋藏着一支含苞的花朵。



●謝曉澤長期研究書籍、手稿和文化歷史。



▶謝曉澤香港個展《謝曉澤：知識的考古學》現場。

以寫實雕塑描畫線裝古書 在港首展

最近半年，美國斯坦福大學藝術及藝術史系終身教授謝曉澤，忙得不可開交，其三場個展正在全球同步展出：北京清華大學的「歷史的琥珀-敦煌藏經洞再想像」，香港藝倡畫廊的「謝曉澤：知識的考古學」，美國舊金山市明尼蘇達街計劃空間畫廊的「恒久的故事：謝曉澤雕塑展」。

謝曉澤，1966年生於廣東揭陽。其父親是當地學校校長，文革期間曾被迫銷毀書籍。謝曉澤1988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建築系，1991年獲得中央工藝美院（清華大學美術學院）碩士學位。1993年赴美，於北德州大學獲藝術碩士學位，後在美國工作和生活迄今。

將學術研究融入創作

這次的「謝曉澤：知識的考古學」是藝倡畫廊與謝曉澤的首次合作，包含謝曉澤享有盛譽的「中國圖書館」系列、2017年開始的「歷史的琥珀」系列，以及近年的「禁書」系列。

遲遲才到香港開展，或許與謝曉澤作品主題的艱深隱晦有關。作為一名學者型藝術家，謝曉澤以對書籍、手稿和文化歷史的長期研究創作，聞

名於海外藝術界。30年多來，他始終致力於透過繪畫、裝置、攝影和錄像作品，揭示知識、歷史與權力之間的複雜關係。他以深沉的觀念表達、幽深的敘事藝術和照相寫實主義特色，建立起屬於自己的獨特風格和作品譜系。

瓷雕重現百年中禁書

初到異域，謝曉澤嘗試過一些以美國雜貨店、廢棄車場等為題材的作品，直到他在圖書館看到堆積如山的書籍，尤其是報紙場景，鬱積已久的創作靈感就此找到出口：深受父親影響的他，開始找到屬於自己的繪畫語言。與刻骨銘心的童年記憶和現在書齋生活息息相關的圖書館影像記憶，啟發他完成從觀察、思考到創作的整個過程。

從1990年代中開始的「中國圖書館」系列，是謝曉澤最成熟、最持久的作品。他從書報堆積物的呈現開始，逐步進入如汶川大地震等有強烈主題的報紙版面描摹，以及微博傳播時代的重大新聞題材再書寫。就這樣，他通過圖書館、報紙、自媒體等媒介場景，完成了對彼岸社會和敏感內心的複雜表達。知名藝術評論家懷遠如此評論謝曉澤：「一個冷靜的旁觀者。」

香港個展呈現的「中國圖書館」系列，謝曉澤以嚴謹的寫實風格靜靜描畫中國線裝古書和抄本。筆者最喜歡的一幅作品，是藝術家以懸空浮動的凝固火苗，描摹古書冊脆脆的殘片碎葉，看似悲情的臨去瞬間，畫家筆下卻靜穆中有詩意，是鳳凰涅槃浴火重生，也是知識神性的翩翩起舞。

「歷史的琥珀」相關作品，是謝曉澤2017年獲邀成為美國敦煌基金會藝術家駐村計劃首位藝術家之後，數次進駐敦煌研究院近距離研究思考的作品集結。他選擇了敦煌第17窟——藏經洞為主題展開創作。他將藏經洞看作是保存中國文化基因的「歷史琥珀」「記憶岩層」與「時間膠囊」。其中的神之筆，是一組層次鮮明、色彩飽滿的樹脂雕塑，最大的巧思，是凝結其內的多種散佚中亞古文字以及有代表性的中國古漢字，表現出藝術家對佛教精意的闡釋與理解。

「禁書」系列則反映謝曉澤對中國歷史上文學審查制度的思考。他系統記錄了自清朝、民國以來幾百年歷史的禁書情況，探討審查制度下如何呈現不斷變化的政治意識形態、宗教屬性及道德規制。觀看這組實物大小、手工雕刻和手繪的瓷製禁書作品，絕對是一次印象深刻的奇妙體驗。



●謝曉澤「禁書」系列雕塑作品之一。



●謝曉澤的報紙油畫作品之一。受訪者供圖



●謝曉澤亞麻布上油彩《中國圖書館36》主辦方供圖



●謝曉澤亞麻布上油彩《中國圖書館78》（楚辭集註）主辦方供圖

越南藝術家武民新 以「錢幣」詮釋全球化視角

生於1946年的藝術家武民新是越南當代藝術的開創性人物。他過去常在自己位於河內老街的工作室進行材料和創作實驗，後於2009年離世。而在早前結束的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展會，香港10號贊善里畫廊於「策展角落」部分呈現了武民新的標誌性系列作品——「時尚」紙板系列，以及基於香港貨幣創作的「港幣——查理·卓別林子集」系列。

作為武民新「策展角落」的策展人，東南亞當代藝術歷史學者Iola Lenzi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分享，這次選擇包含15張手繪「錢幣」的「港幣——查理·卓別林子集」系列，是因為武民新曾於1997年受策展人何慶基（Oscar Ho）之邀來港參展，展覽名為「Being Minorities—Contemporary Asian Art」（強勢以外——亞洲當代藝術），與身份認同有關，那也是武民新唯一一次來港；這組作品便是他對那次出遊的回憶與紀錄。Iola認為香港觀眾能對此產生共鳴。「武民新對香港回歸中國很有興趣，也思考了很多關於競爭性民族主義的問題。於是他想到以港幣為藍本創作一些『錢幣』，並融入了查理·卓別林的形象，藉此從世界角度品味國際化的香港。」

此外，在Iola看來，香港的種族多樣性和1990年代的全球化，也有可能從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武民新這套「錢幣」的創作及他對現實的詮釋。「也因為創作靈感源於流通的貨幣，藝術家也會考慮以何種方式將藝術民主化地介紹給大眾。」

1980年代，越南實行經濟改革，社會體系隨之發生遽變。武民新開始思考這一切可能對人們產生的影響，以及很多事都並非是「非黑即白」的。由此，他在那個手繪畫作興盛的時代，裁剪並雕刻出概念性的「時尚」回收紙板系列，以「時尚」這一存在於全球的普遍主題，吸引觀眾關注二十一世紀越南乃至亞洲的經濟市場和消費趨勢。作品上帶有模糊的商店標籤，表示人們可將它們穿在身上。而這套作品也真的被河內藝術家穿戴過。此系列也借鑒了越南前現代（pre-modern）文化中的一些技藝與圖樣。

「他63歲就過世了，我覺得很可惜，因為他應該還有許多可以討論和呈現的主題。」Iola點明，武民新不是一位商業藝術家，但他是一位有深刻歷史影響的人，尤其是對東南亞。「他的作品滲透着所有東南亞當代藝術基礎且關鍵的元素。」此外，因為武民新的作品有着較易被理解的世界語言，很多國際藏家都對他的藝術抱有濃厚興趣。「他也是一位熱愛閱讀世界文學的人，所以我認為從很多方面來講，他都算是一位『世界公民』。」Iola說。「我在世界多地都策劃過武民新的展覽，很多人都認為他的作品充滿了吸引力，並能從中找到共鳴。」

Iola透露，武民新的家人也正計劃於河內開設一間武民新博物館，讓更多人能一睹這位先鋒派藝術家的作品。

●採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雨竹



●武民新的「港幣——查理·卓別林子集」系列。



●武民新繪製了15張圖樣不同的「錢幣」。



●武民新裁剪並雕刻出《時尚》回收紙板系列。



●Iola Lenzi策劃了武民新的「策展角落」。



●林宣余與其今年創作的大幅作品《是誰陪我走過春夏秋冬》。

位於台灣地區的台中市港區藝術中心，日前舉辦「空山花望月——林宣余創作展」，展出畫家林宣余較早期的膠彩作品，也呈現其近年累積的創作心血，帶領觀眾看見膠彩藝術的精妙與深度。

膠彩畫，又名重彩畫、岩彩畫等。藝術家們常以膠為媒介，混合天然礦物的粉末，與水調和，隨後用畫筆在紙、絹、麻、木板上作畫。

本次展出的許多作品在創作手法上運用了大量複合媒材，是一種大膽的突破。無論是表現花草生命韌性的「花園子」系列，還是展現巍峨山巔的「風景」系列；抑或是探尋內在心理、探討人性的「人物」系列與「卡片」系列，林宣余都以畫筆呈現出對自然與人性的深刻洞察。

她表示，最令其印象深刻的作品故事，與她在旅居法國盧昂時創作的《聖母的眼淚》有關。當時人們聽聞巴黎聖母院着火的震驚，令她透過聖母流淚的意象傳達出不捨心情。她憶述，在作品完成時，附近教堂的鐘聲突然響起，「那時心裏非常悸動，自己也感動流淚；畫面中的聖母也是流淚的表情，時機巧合地讓人感動及震撼。」

●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雨竹 綜合中通社 圖：中通社